



𠂔

𦨇

𦨇

𦨇

阮文達公四庫全書提要

諸葛武侯傳一卷

宋張栻撰栻有南軒易傳

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傳不載南軒文集乃從宋刊單行本影寫其闡發武侯生平考證極確
自陳壽作三國志尊魏斥蜀使後世莫明正偽且言武侯志大而短於用司馬光作通鑑
朱子作綱目乃正其非栻更摭拾舊聞成此一卷具明才學過於管樂稱其有正大之體
且傳中述前後出師表與令所傳字句間有異同其後跋云微自文獻不敢存疑則其所
見詳明必有古書足據矣

諸葛忠武侯文集

目錄

忠武侯列傳

張栻

忠武侯傳後論

張栻

忠武侯畫像贊以後附刊

蕭常

忠武侯論

張栻

續後漢書贊

郝文公

歷代將鑑博議

戴溪

重修三國志

呂成公

忠武侯入蜀論

全祖望

麗澤論說集錄

進中興四將傳表

章隸

容齋項氏家說

段太尉傳

舊唐書

陳潛室木鐘集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文中子世家

皮日休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進張中丞傳表

李翰

藍鼎元

題新修李鄴侯傳後

宋濂

劉司戶傳

藍鼎元

書明遼東經畧熊公傳後

全祖望

余左丞傳

宋濂

明遼督熊襄公軼事畧

全祖望

高忠毅傳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列傳

宋

右文殿修撰

廣漢

張栻 重修

湖北即補同知直隸州湖南長沙縣 楊煥武 梓行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蚤孤從父元依劉表亮從元來荊州元死遂家於南陽隆中幼與
穎川徐庶元直及石廣元孟公威游學三人務為精熟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
而謂三子曰卿等至郡守刺史也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咸念鄉歛還亮曰中國饒士大夫
遨遊何必故鄉邪稍長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
龐德公每獨拜牀下而德公亦稱之為卧龍沔南名士黃承彥謂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
相配亮許即載送之時人為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建安十二年左將軍豫州
牧劉元德來荊州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徽徽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半俊傑此間
自有伏龍鳳雛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左將軍於新野左將軍器重之庶曰諸
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左將軍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
宜枉駕顧之左將軍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
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則不已也君謂計將安出亮曰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
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

權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國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誰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半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左將軍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左將軍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亮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少子琮長子琦不自安問亮以計亮不對他日獨與升高樓徹梯而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左將軍曰攻琮荊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荆人多歸之眾至十餘萬操引精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令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

遂事之半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令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請左將軍並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左將軍南征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羣下推左將軍為荊州牧治安公孫權來請結好左將軍欲往見之亮以為不可左將軍固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左將軍既歸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亮與關羽等留守荊璋命左將軍擊張魯十七年返兵擊璋十八年圍雒亮與張飛趙雲等泝江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左將軍會圍成都平左將軍領益州牧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羣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亮佐益州政尚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間

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
替寵之以位位極則驕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令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
臨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惠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在將軍領兵向漢中亮鎮守
成都足食足兵左將軍嘗急調兵亮以問蜀部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今日之事男子
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乃表洪為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
洪初為李平功曹及平遷犍為守洪已為蜀郡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智舉郡吏數年拔守廣
漢時洪猶在蜀郡也西土皆服亮能盡時人器用類如此二十一年曹操為魏王二十二年建
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二十四年左將軍敗操兵於漢中亮帥羣下上左將軍為漢中王表聞漢
帝時孫權稱藩於豫遂襲殺關羽取荊州二十五年亮勸漢中王誅劉封封本冠氏之子王至
荊州以未有繼嗣育而子之後與孟達守上庸關羽呼封達自助不肯往後與達忿爭達叛降
魏封破敗還成都亮以封齒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故勸王正其罪而誅之是歲冬曹不篡立
改元黃初明年傳聞漢帝被弑漢中王發喪制服羣下請稱尊號王未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
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乃其宜也王從之夏四月丙午即皇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為丞
相錄尚書事假節策曰朕遭家不造奉成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緩於戲
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闢虧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最哉於是置百官立宗廟祫祭
高皇帝以下皆亮實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敗師諸侯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春

亮聞帝兵敗還永安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帝不豫三年春召亮會永安亮至永安四月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戒敕其子且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得遺詔太子即位於成都改元建興封亮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亮發教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闊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告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殷勤有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名和嘗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有後圖復來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深慮權有計異尚書鄧芝見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往中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令使得之芝問誰亮曰即使君也因遣芝往孫權悅通好如初亮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妙簡舊德使佐益州於是以秦宓為別駕王梁為功曹杜微為主簿譙周為勸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尤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聲閉戶不出及亮辟置舉而致之既至力求去亮於座與書曰曹丕篡弑自立是猶上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不方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令因不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

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求去微乃留亮更薦為諫議大夫先是益州郡渠帥雍闐殺太守而附吳吳以闐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閑境拒守闐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彝牂牁太守朱寢越嶲彝王高定皆應闐亮以新遭大喪亦撫而未討閑關息民勸農殖穀魏司徒華歆等抵亮諷使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以示人其大畧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蕩彊旅四十萬於昆陽郊據道討淫不在重寡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春始率眾南征四郡詔賜金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至南首表呂凱王伉執忠守義拜凱雲南太守伉永昌太守並封亭侯進兵越嶲所在戰捷遂斬雍闐高定惟孟獲收闐餘眾以拒獲素為彝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令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加獎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患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知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令吾欲不留兵運糧而綱紀粗定彝漢粗安不亦可乎迺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世彝不復反十二月亮還至成都治戎講武以是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立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更不容奸

人懷自勵彊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
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
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
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制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
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綱文武應乾坤
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識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
祖業誕膺皇綱不墮於地萬國未靜早逝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傳之訓而嬰祖宗
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先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
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
欲奮劍長驅指討山逆朱旗未舉而丕復殞喪斯所謂不然我新而自焚也殘類餘魄又支天
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直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畧朕躬今授之以旌
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伐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
行也昔項籍總一之師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因爲笑千載皆不
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
吳王孫權同歸父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
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

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兵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歸正簞食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降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民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況達不近獎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固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惡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命張裔參軍將琬統留府事辟尹默來敏為軍祭酒霍弋姚仲等皆入幕府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向今姚掾長史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薦對蔣琬等以為不然且誹謗先帝訾毀衆臣亮奏以為亂政廢為庶人徒汶山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難辨深惟根本至計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階前勵志之功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以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

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
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
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
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邇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鰥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
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
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諫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
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亮以轉漕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運有谷中孟達既北赴
魏有李鴻者降蜀為亮言叛人王沖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顧
有本未必不爾亮復以書遺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蜀亮至漢中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
懿覺引兵誅達六年正月亮在漢中欲出兵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魏夏侯楙少
主婿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
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

可定也亮以為不如從坦道平取為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為疑兵據箕
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軍郿亮身率大眾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
亮魏朝恐懼關中響震羣臣莫知計所出魏主獻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初越
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為亮言攻上為上卒如其計昭烈
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為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
軍祁山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裨將王平
連規諫不用遂大為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持收合諸營遺棄而還亮屯去謖數里
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收謖下獄戮以謝衆為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恩若平生
蔣琬後詣漢中問亮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
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等將軍黃襲等
兵是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不至重傷貶雲位號旌賞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進位討寇將軍
封亭侯上疏自効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
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師臣職是
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纔五萬或勸
亮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
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

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徵壯烈引咎責躬
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
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為倉掾使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是歲十一月亮聞孫權破
曹休魏兵東下闕中虛弱上疏曰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
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
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
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郡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
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
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
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
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豎鬚孫吳然困於南陽
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
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
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
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王闔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
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

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
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此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

也昔先帝敗軍於楚

當時

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

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趺曹丕稱帝凡事如
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遂出散關急攻陳

倉魏遣曹真救陳倉張郃繼之會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

亮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退遁遂拔二郡蜀

人皆以賀亮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

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無愧乎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

順聽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

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枭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陽洪烈也今復君丞相

君其勿辭夏吳孫權僭稱尊號其羣臣以并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為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

明正義絕其盟好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

顯絕讐言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

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也上者昔文卑詞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

通變宏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

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土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盡西北之為利亦已深矣

之

矣權僭逆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

漢城於沔陽築樊城於成固八年夏魏使大司馬曹真由斜谷率諸將數道並進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域與真會秋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將軍李平將兵二萬赴漢中表平子豐為江州都督典平後事會天大雨餘月棧道斷絕魏主叡令真等引師退亮使司馬懿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於陽谿是歲亮遷將琬為長史亮數出外琬在成都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云公琰託志忠雅將與吾共贊王業者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射用連弩皆亮所製也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至北地石城應亮魏曹真有疾魏主叡謂司馬懿馬懿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懿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出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曜等激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斂兵依險兵不敢交亮引還懿隨亮至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其下謂懿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時蜀兵更下者二十魏軍始陣番兵適交參佐俱言賊衆彊盛宜權留更卒張